



何恃東

民國五十年生

台東高職畢

現職／台東縣小團體話劇社藝術總監

作品／〈火山傳奇〉、〈所羅門前傳〉、〈蔡松坡與小鳳仙〉、

〈冰鳥〉、〈沙崙玫瑰二部曲〉等

曾獲／教育部創作獎舞台劇本佳作

這是一部自編的歌仔戲劇本，由於它是為「演員」量身編造的——因為閩南語當中，同一個文字會產生許多不同的讀音，（例如「在」可讀成——①塊、②惦、③治、④在……）為保持口白和歌詞當中，韻脚、平仄的正確與流暢，這篇作品在文字方面，全面採用「閩式文字」書寫。另外，以今日小劇場的生態而言，一般格局過大，或人物角色過多的作品，在演出發表時，或多或少都會有些困難；因此，為了方便將來的演出與呈現；這齣戲，筆者只設計了七個角色。當然，從這當中也充份地說明了小劇場的經費資源短缺和藝術本身的受限是絕對有關聯的。

本劇描述一書生報恩不成反為仇的故事；是一齣傳統的悲情戲劇。它探討人類感情的極限，也對生命中許多無妄的纏索作出非正面的批判；本劇當中有一塊「玉璧金瑣」，其物恰與本劇精神相互吻合；該瑣片喚名「青藤網樹瑣」，它暗喻著人生許多無法抉擇的牽絆，是的，世人如綠樹，不斷的為生長和高壯而忙碌，但廣大的俗塵中，有多少人情、義理、功利和教條在等待著人們，這些纏索就像雜亂的爬藤一樣，糾纏細綁著

每一顆急欲成長的樹木；它們吸光了樹木的養份，而可悲的是，樹木本身並沒有權利來決定要、或不要這一切。

「紅塵網鎖」人物很少，格局也不大，但劇情却較一般傳統戲曲來得錯綜複雜，本劇撇棄政治與官場等常見題材，僅以小人物的小世界作一小小的戲劇呈現。

劇情簡介

岳秋昇年幼時，因其母病重而被迫上街乞討，幸遇富甲一方的趙夫人慷慨相助方渡難關。秋昇成年後，為報恩情而來到趙府，趙夫人見秋昇品貌不凡且知書達禮，便聘秋昇為授書先生；希望藉秋昇之力來感化趙府唯一的獨子——趙頂。

趙頂性好漁色、放蕩貪杯，是一個不折不扣的紈袴子弟。一日，趙頂強拉秋昇至酒樓，見青樓歌姬「嫣紅」姿色出眾，於是趙頂藉著酒意對該女子百般調戲，欲子染指；敦厚耿直的岳秋昇為替嫣紅解危，在情急之下，將趙頂擊昏；未料出手過重，趙頂從此便癱瘓不起。

嫣紅有感於秋昇仗義相救，又恐秋昇難逃罪責，便串通青樓的姊妹，施計謊稱趙頂酒後遇劫，為強盜所傷；硬把秋昇說成了趙頂的救命恩人。於是秋昇非但躲過了罪責，甚至還被趙夫人收為義子、百般提携；自此一帆風順、前途無往不利。

歌仔戲

趙夫人見其子病勢嚴重，惟恐趙門絕後，便想收買一位姑娘進門當媳婦，用以沖喜並傳宗接代。此事為青樓中的老鴇得知，便在重利的誘惑下，找上了秋昇與媽紅；由於老鴇曾在無意間發現秋昇就是傷害趙頂的原兇；便以此為要脅，要秋昇將媽紅讓與趙頂為妻；而秋昇在良心的苛責與現實的懼怕之下，終於犧牲了心愛的紅粉知己——媽紅，將之讓與趙頂；至於岳秋昇，他則選擇了逃避生命的不歸路。

紅塵細鎖年代、場景及目錄：

本劇年代：宋徽宗建中靖國元年間

本劇場景：第一場：郊外

第二場：趙府大廳

第三場：酒樓

第四場：酒樓（可細分為“酒樓後院”）

第五場：趙府大廳

第六場：酒樓（可細分為“酒樓後院”）

第七場：趙府大廳（可細分為“趙府內室”）

第八場：酒樓（可細分為“酒樓後院”）
第九場：趙府大廳

目錄：

第一場：遊湖

第二場：趙家夫人

第三場：青樓女子、媽紅

第四場：日久生情

第五場：趙頂回府

第六場：牡丹報訊

第七場：病入膏肓

第八場：情義兩難

第九場：紅塵細鎖

人物表

岳秋昇：性情敦厚耿直、徘徊在恩情、愛情與罪罰之中的窮書生。

白秀蓉：又名「媽紅」，乃青樓歌姬，一個持守分寸的煙花女子。

趙夫人：趙府的女主人、精明幹練、愛恨分明。

趙頂：放蕩的富家子弟。

牡丹：富正義感的青樓女子、與秀蓉情同姊妹。

老鴛：人稱「花大娘」，嗜財如命、十分世故。

春桃：趙夫人的貼身婢女。

△舞蹈員與家丁等臨時人員，可視情況廢存。

「紅塵細鎖」曲牌安置表：

第一場：操琴調（I）轉日出東山（I）／都馬調轉七字調

第二場：都馬調／夜雨打情梅（I）

第三場：西工調（II）／排情調（III）

第四場：都馬調／都馬調／雜唸調轉都馬尾／中廣調（II）

倡門賢母（II）／巫山風雲（II）

第五場：廣東二黃（II）轉狀元樓（II）／茫茫鳥（III）／花宮怨（III）

探郎君（III）轉更鼓反（I）

第六場：霜雪調（I）／茶花女（III）／都馬調

第七場：龍蛇姻緣（I）轉七字調／快板都馬調

第八場：送君別（III）轉花宮怨（II）轉更鼓反（II）

二度梅（I）轉中廣調（I）／留書調（I）

第九場：送蓮花（II）轉柳燕娘（II）都馬調／都馬調轉雜唸調轉都馬尾轉龍

蛇姻緣（II）／豐原調、艇舡雨

第一場：遊湖

幕起——「操琴調」歌聲於後台響起：

△OS——（秋昇唱）操琴調）

秋昇唱：蘆花漫飛秋湖寒，荒郊葉落浮雲散；

連綿不斷青山巒，鶯聲不住迴谷涼。

△秋昇出場，趙頂啣著小嘴、一臉不情願的跟著出場。

△曲牌音樂由「操琴調」轉成「日出東山」。

秋昇唱：（日出東山）

碧霞如畫翠松澗，詩風夢華草蘆點；

好道蓬萊一水間，野鳥戲水波滿眼呀波滿眼。

秋昇白：（讚歎的）這片秋湖清新如鏡，有如世外桃源一般，來去不見行人影隻（踪跡

），正是空山靈雨好風華。

趙頂白：（不耐煩的）先生你實在真囉嗦，吟詩唱歌唸歸路（一路上），阮娘惹仔（我母

親 是叫你陪我來散步，你熱（却）帶我來這搨風看大湖。

秋昇白：欸，少爺，山水風景真可愛，怡心養性是好所在，在此踏青並無歹（不壞），造物天成最實在。

趙頂白：看你歸嘴（滿口）全道理，欲（要）修身養性你格治（自己）去，我是欲甲強欲死（餓得半死），先找所在來止飢。

秋昇白：（舉目四望）荒郊十里無客棧，無賣燒也無賣涼，咱先行過彼（那）邊的山坎，才來找呷嘛（也）裊（不會）慢。

趙頂白：（大叫）啊、哈覓（什麼），攔愛（還要）行這呢（這麼）遠才有通（得）呷（吃）我……欲知就嚙（不）甲（與）你來，歸路唸東攔（又）唸西，阮娘惹仔講你是狀元才，我看你根本是一個憨書呆。

△秋昇搖頭苦笑；趙頂心有不甘的一旁自語：

趙頂白：唉，過去生活是多自在，我趙頂的大名通人知，每遍若出門尚（最）氣派，馬車隨身，攔有一群的奴才。：頂回（上次）甲人飲燒酒，飲甲吐血命險休，大夫講——我若攔飲是會無藥救，害我現在連欲出門癡無自由。

秋昇白：（急急追問）少爺欲去啥所在？

趙頂白：來去城內看裙釵。

秋昇白：（皺眉）這：看：看裙釵？

趙頂白：噯，你不是講——欲去叨位秤彩（隨便）我選，你是先生嘍，你若講話無算話，

小心「上行下效」，我是會對（跟）你學喔！

秋昇白：（語塞）這：

趙頂白：（強行把秋昇推著走）噯，走啦，先走再擱講啦，若無日頭就欲落山囉！

△二人退去。

幕落——

第二場：趙家夫人

幕起——趙夫人出場：

夫人白：先生短命早過身（去逝），富甲一方我趙夫人；一生無識（不曾）作歹心，飼子

不肖是為何因！

你像主人，我反而親像（好像）你的奴才。

秋昇唱：急轉“七字調”）

夫人請我作先生，伴你用功讀聖賢；

恁（你們）趙家唯你一單丁，你理當奮發莫胡言。

趙頂白：嗆覓我塊胡言，我才無黑白講；——我每過若欲出門就被阻止，阮母親的眼中只有先生你，就要有你對治（跟在）身軀邊，伊才肯放我出來外面透空氣。：哼，恁攏（都）當我是三歲的小孩童，看我這呢無路用；搭（現在）對你出來也無通（沒得）爽，欲看山看水我不如返來厝裡見周公。

秋昇白：（搖頭笑笑）夫人對你真疼痛（疼愛），才會叫我陪你來活動，這個所在你若嫌，若無（不然）看欲去叨（哪裡）乎你格治（自己）選。

趙頂白：（眼睛一亮）先生講話就有影（實在），嚙通出口無對擔（說話不算話），

秋昇白：我講話算話抹層擔（不會錯），你作你放心無免驚。

趙頂白：（眼睛一轉）好，先生你講話有實在，咱即時起身你隨我來，

△趙頂拉著秋昇就要走！

秋昇白：少爺你噯通怪夫人，伊不准你出門一定有原因；

趙頂白：你甲阮非故又非親，家內事也甲人塊（在）強出面。我問你，阮娘惹嗰乎我（

不給我）出門這件代誌（事情），你根本就噯知影原因，你憑啥覓教訓我！？

秋昇白：我不是教訓你，我只是：

趙頂白：只是啥覓？

秋昇白：少爺——

秋昇唱：（都馬調）

雖然我秋昇不知情，為何夫人不准你出門庭；即使夫人已經下禁令，你身為人

子就應當遵行。

趙頂唱：你我看似同年齡，母親找你作我的先生；

伊對你誇讚又尊敬，當我是阿斗，將你比孔明。

秋昇白：（急急的）少爺，夫人伊是關心你呀，伊：

趙頂唱：你來阮趙家未曾半載，却成了伊心目中的棟樑材；相形之下，我趙頂講話是無

人理睬。

夫人唱：（都馬調）

趙府有萬貫的家產，偏偏三代只有一單傳；

頂兒放蕩欠正端，終日在外面惹麻煩。

吾兒自幼身體虛，好色貪杯，個性無定時；

若想起大夫的言語，我就寢食難安、冷汗淋漓。

阮公公是腦風命歸陰，先夫也因為腦風離了凡塵；

嘿（他們）雙人皆是貪杯好飲。

想起頂兒我不得不擔心。（無結尾調）

△趙夫人回想大夫說的話：

OS——大夫的聲音：趙夫人，趙老爺的症頭甲老太爺完全同款（一樣），這種病號作（

叫作）「腦風症」，是飲酒過頭來引起；以目前的藥草是無法度（沒辦法）對付

這款病症，就算有辦法逃過一死，伊也是一世人半身不遂。——趙夫人，恁家

族即然遺傳這款病症，妳就要卡注意，不通乎趙少爺過頭飲酒，因為酒對恁趙

家的人來講，是穿腸的毒藥，妳千萬要小心。

夫人唱：（夜雨打情梅）

大夫之言如擂鼓，聲聲震動在心窩；

吾兒不顧好前途，一旦差錯欲如何。

△春桃出場，手拿賬冊至夫人面前：

春桃白：安人，歐陽總管去收租，伊講汾陽攔有十二戶；這是錢莊的賬簿，交代安人先過目。

夫人白：我心肝煩甲強欲死，賬簿暫時放一邊；

少爺透早就出去，亦林（還未）返來是為啥覓！

春桃白：有岳先生陪伴伊，應該祿出啥代誌，

夫人白：嗯，妳講了也是有道理，我煞林記咧（忘記）有秋昇估（在）伊的身軀邊。

春桃白：安人，妳對彼個岳先生，這呢信任是為何情？

夫人白：因為伊的人品真端正，作人誠懇擱重感情。

春桃白：春桃我愈想愈稀奇，洛陽是伊的故居，

洛陽山陰差千里，安人怎會熟識伊？

夫人白：唉，（回首當年）實在也是真有緣，莫非這就是人生；會記咧（還記得）差不多十年前，我治（在）洛陽縣頭一擺（次）見到岳秋昇。當時伊的母親染病症，伊跪慫（在）街路哭得真可憐，我看這個囡仔（孩子）這呢重孝行，幫助伊十兩銀，救伊的母親脫險境。

春桃白：哦，原來夫人這熱心，救助先生的母親；

那按呢伊會千里到山陰，

一定是為了欲報答安人妳這位大恩人。

夫人白：嗯，所以我講伊這個人，作人誠懇又擱重感情。秋昇與頂兒年紀相當，我是希望伊來幫助頂兒作一個端正的君子；但願吾兒願聽秋昇的勸解，早早回頭、重新作人。

春桃白：安人妳放心啦，少爺伊一定抹乎妳失望；有岳先生甲伊逗陣，伊近來也真少塊飲啊啲（結尾口語）

夫人白：伊是無機會好飲，我就是抹放心這點，所以才不准伊出門。：我抹記甲秋昇交代頂兒抹駛飲酒的代誌，我驚這個孽子會騙秋昇去酒樓飲燒酒。

春桃白：嗯，若以少爺的個性，這是有可能喔。

夫人白：（回心一想）話擱講倒返來，秋昇這個囡仔是無可能會去彼款煙花場所，這

點是我太多慮囉……好囉，春桃，妳陪我來西廂房，我欲對點這些賬簿。

春桃白：是，安人。

△二人正欲退去，却被老鴛叫住。

△老鴛出場：

老鴛白：趙夫人吶，妳慢且入去啦，才欲來甲妳問安娘（而已）喲！

△二人回身看。

夫人白：妳是：

老鴛白：唉喲，我來過這多擺了，連恁這顧門的就會認得我，夫人妳煞祿認得；我是花

大娘啊，「碧月樓」彼個花大娘啊！

△來一小段「數板」。

老鴛白：大娘我是青樓的總管，講卡白話是老娼；

人講老娼是現實甲死無人，

我花大娘甲人是無同款。

(嬉笑的看著趙夫人) 按怎，想到無？

夫人白：妳：(不悅的) 我趙府甲妳無干礙，

妳來我這為啥代(什麼事)？

老鴇白：(陪笑的) 嚟，我知影夫人看到我就抹爽快，阮嘛是逼不得已才會來。

夫人白：妳嚟免對我來這套，有話作妳講清楚。

老鴇白：既然夫人這著路(上道)，我就免攔再囉嗦；我這過來的目的，甲頂回攏同款

；我是來收酒錢、菜錢、查、某、錢！

夫人白：(氣忿) 這個孽子到底欠妳外多錢？

老鴇白：嘿嘿嘿，小錢小錢是小錢，對恁趙府來講是小小仔錢！

夫人白：妳的「小錢」到底是外多錢，妳講乎清楚爾攔治彼(別在那裡)膏膏纏。

老鴇白：啊就：嘿嘿嘿，呷菜飲酒叫姑娘，總共算算是三百兩！

夫人白：(震怒) 妹覓，三百兩，孽子啊孽子，你是欲毀累(放蕩)到妹覓時拈(時候)

才會甘願咧！

老鴛白：（搓掌陪笑）夫人，這錢：

夫人白：這遍這條三百兩，妳去趙家錢莊收，但是我欲甲妳品（聲明）一件事，若無（不然）這條賬我就無欲付。

老鴛白：噢，是是是，有妳夫人一句話，欲品啥覓攏無問題。

夫人白：以後阮子若去妳彼（那）坐，妳燒酒千萬噯通賣，萬一伊若強欲提（拿），妳就請伊呷掃西（竹掃帚）。

老鴛白：好啦好啦，以後少爺若攏來，我妹攏去甲按捺（招呼），我店內現在是鬧彩彩，若無代誌我欲先返來。

夫人白：哼！（轉身不理會老鴛）

老鴛白：（暗作鬼臉、自語）有錢人講話攏是這瓌鬚（讀音：ㄉㄤˋ一又，神氣的意思），俾子現在治我的店裡塊飲燒酒，伊叫我著趕走趙少爺這個大金主，嘿嘿，我若照伊的吩咐落去（下去）作，我就無資格叫作、花、大、娘。

△老鴛退去

△夫人與春桃退去。

幕落——

第三場：青樓女子、媽紅

▲舞蹈員若干

幕起——趙頂與秋昇坐在酒樓裡，秋昇臉上充滿不安的神色，趙頂則已經喝得半醉：

△姑娘們魚貫出場、翩翩起舞：

幕後合唱：（西工調）

鶯燕翩翩如蝶來，舞袖旋紗春滿腮；

無盡風情競姿采，猶如繁花當前開，當前開。

萬般無奈岳秋昇，坐立不安口難言；

歡場景緻何曾見，困煞篤實一書生、一書生。

△秋昇起身欲離去，被趙頂強行拉住：

秋昇白：（為難的語氣）少爺，讀冊（書）之人當理解，酒樓不是好所在，萬一夫人伊若知，必定會將秋昇怪。

趙頂白：酒樓是飲酒的所在，無倫無捨是叨（哪裡）塊歹（不好）；只要咱返去爾交代，

阮娘惹仔伊欲那會知。：（揮手叫姑娘下去）；好囉好囉，恁道（妳們這些）

姑娘聽詳細，去叫媽紅入來坐，就講趙爺我塊找，叫伊緊來嚙通推。

△眾姑娘退。

秋昇白：少爺，咱亦（還）是趕緊返來去，若無夫人是會真著急。

趙頂白：唉唷，你到底是塊驚哈覓，欲走嘛著（也得）聽媽紅唱了才來去。

秋昇白：亦不過夫人伊：

趙頂白：好啦好啦，來這就是欲看媽紅，有話等吓（等一下）再攔講。

秋昇白：你聲聲句句叫媽紅，到底伊有啥神通？

趙頂白：（很有興緻的）媽紅是此地的歌姬，伊的名聲是透千里，聽講伊不但生水（美

），而且會唱攔會作詩，欲見伊的人客已經排甲唧唧（滿滿）。

秋昇白：我聽少爺的口氣，親像亦無識（還不曾）見過伊。

趙頂白：欲那有這簡單就有通見（得見），

秋昇白：（好奇）若無是欲按怎生（怎麼辦）？

趙頂白：首先就要向老娼先登記，然後才叨叨仔（慢慢）候時機。

秋昇白：是欲按怎候時機？

趙頂白：時常來這開錢就可以：（看門口、興奮的）：啊，來囉來囉：

△老鴇手拿絲巾、粉面半掩的走出場：

△趙頂色眯眯的靠過去：

△趣味木魚聲！

趙頂白：嘿嘿嘿，感謝姑娘看有起，小生等妳已多時，今日總算等到妳，我趙頂實在是
有福氣。

老鴇白：嘻嘻嘻，（拿開絲巾）少爺你愈來愈壞死，連我大娘你也想欲纏。

趙頂白：（嚇一跳）阿娘喂，我叫媽紅來相見，大娘妳來欲創啥覓！

老鴇白：唉喲，我一個趙少爺，我已經講過真多擺，媽紅無閒你嘛應該知；搭（現在）

酒樓這多美裙釵，你秤彩換一個甘祿駝（不行嗎）！

趙頂白：花大娘，妳無意思哦，我來這已經歸百擺（幾百次），妳當我是有錢無地用（

沒處花），今日媽若無過來，我就甲妳起相創（殺）。

老鴛白：（陪笑）嗲按呢啦（別這樣），我店裡這多女紅妝，大家就欲找媽紅，你嘛乎我拜託好參詳，欲見媽紅後邊等伊有閒再擱講。

趙頂白：（拿出一錠黃金在老鴛眼前晃）甘真實無法度擱參詳？

老鴛白：（睜大雙眼）啊、呃，嘿嘿，趙少爺，王大人欲見媽紅，李尚書也欲見媽紅，人人攏指名欲見媽紅，（暗示須要再多一點代價）我若得失（得罪）偲，損失就真歹講，你嘛「加」減稍體諒。

趙頂白：（再拿出一錠金）：按呢有夠體諒無？

老鴛白：（眼睛不離黃金）唉喲，趙少爺，我實在是無法度啦，我是一個（加強語氣的暗示趙頂）真知影「輕」、「重」的人，我嘛想欲「加」、「減」甲你幫忙，亦不過：

趙頂白：（又加一錠金）花大娘妳尚知輕重，不知阮按呢是「輕」亦是「重」？

老鴛白：（暗暗得意，却猶不知足）喲，我一個趙少爺，你明明知影我花大娘是尚介軟心的人，你按呢作，我實在是真為難？

趙頂白：為難？有啥覓好為難？

老鴛白：我是驚……

趙頂白：驚哈覓？

老鴛白：（眼珠一轉）我是驚——萬一你若攔「加」一些誠意，我就會不顧一切，去得罪

王大人甲李尚書囉。

趙頂白：（聽出重點）「加」一些？

老鴛白：嘿嘿嘿，一些啦。

趙頂白：一些？

老鴛白：一些些……嘿……

△趙頂一把收回李子，轉身就要走。

趙頂白：騙鬼，妳的姑娘是控寶石的。

老鴛白：（快速的從趙頂的手上搶回黃金，臉色一百八十度的轉成諛媚的笑容）噯噯，

無喏，你按呢已經真有誠意囉，（回頭大喊）……媽紅啊，見客唷！

△「挑情調」前奏……

△媽紅出場。

趙頂白：（大叫）唉呀呀，不是講伊無開甲欲死，那會這呢緊，喊聲就到！？

老鴛白：（抱著金子，眉開眼笑的）你這呢有誠意，姑娘當然嘛隨喊隨到！嘿嘿，姑娘在這，恁叨叨仔（慢慢）坐，我先失陪囉，嘻嘻……

△老鴛退去。

媽紅唱：（挑情調）

一粒碎石淡染紅，盼緊名劍伴英雄，

俗塵之中，人來人往，誰識如冰玉玲瓏、玉玲瓏

△秋昇兩眼發直的盯著媽紅看

秋昇唱：鶯聲嬌啼動人心，句句迴樑似無盡；

柳眉桃腮芙蓉面，宛如三月水中蓮心，不染塵；

媽紅唱：勸君進酒杯莫停，有道得意須盡情；

樽前狂歌，醉步顛顛，人生行樂趁少年、趁少年

趙頂白：（猛鼓掌）讚、讚、讚了實在有夠讚，媽紅妳的名聲是不虛傳，岳先生，你感

覺啥款？

秋昇白：（目不轉睛、忘情的盯著媽紅）……嗯……

趙頂白：（推動秋昇）喂、喂、（大喊）喂、岳先生！

秋昇白：（回過神來，趕緊乾咳、掩飾窘態）……呃、咳咳、少爺……

趙頂白：（輕聲警告）喂，岳先生，我趙頂是將話講頭前，你的身份是先生，媽紅是我

先發現，若欲相搶，我是會甲你歹感情哦！

秋昇白：呃、哦，是是是（再次盯著媽紅）！

趙頂白：媽紅姑娘，欲見妳一面，真正是比登天卡困難啲；來，咱初次會面，我自我介紹，我姓趙名頂，阮叨（家）有七間錢莊，千甲良田；日後媽紅妳若有任何困難，找我趙頂，我一定會義務為姑娘妳來効勞！

媽紅白：（帶著幾分不屑）多謝趙爺。

趙頂白：欸，講多謝就生疏囉，來，陪我趙爺飲一杯！

媽紅白：趙爺，媽紅是一個歌姬，有膽唱歌，無量飲酒。

趙頂白：愛，區區一杯莫啥覓，妳又何必推辭；來，我三杯，妳一杯，我先乾為敬。（

飲三杯酒）……來，著甲（輪到）妳囉！

媽紅白：趙爺好意我領受，飲酒千萬莫強求；

趙頂白：人講見面歡喜一杯酒，妳堅持不飲是為何由？

媽紅白：媽紅天生欠酒量，趙爺包涵咱好參詳；

趙頂白：風塵女子是酒中王，妳講祿飲實在是欠豪爽。

媽紅白：（不悅）我雖是青樓的女子，也有分寸甲自由；歌姪唱歌是份內事，陪酒請你

另外叫姑娘。

趙頂白：看妳有起才相找、拒人千里太超過；

我先乾為敬攔飲三杯（再喝三杯酒）

妳若不飲，我今日就不轉回。

△媽紅進退維谷、十分難堪。

秋昇白：少爺你已經差不多，攔飲是會性命無；

人姑娘已經講得真清楚，伊確實祿飲癩無法度。

趙頂白：我今日賭強欲甲伊拚；伊若不飲我不行。

秋昇白：你是堂堂查埔子（男子漢），

何苦甲一位姑娘塊爭輸贏。

趙頂白：你三頓呷阮趙家的米，替伊講話太稀奇；

你尚好恬恬（靜靜）閃一邊，

若無連你就有代誌。

秋昇白：欺負女子欠道理，你將來如何成大器。

趙頂白：書欺你若攔管代誌，即時請你返去呷格治。

△趙頂推開秋昇，跌跌撞撞的走到媽紅面前，強行扯住媽紅：

趙頂白：妳靠勢妳是水姑娘，敬酒不呷欲呷罰酒，好，若按呢我趙頂也無強求，妳若乎

我親一吓，代誌就準蠢（扯平“ㄉㄨㄨ”）。

△拉扯間，媽紅失手摺了趙頂一巴掌。

媽紅白：趙爺，請自重（直往後退，想逃）

趙頂白：哈哈，（攔住媽紅的去路）好、好、妳真有個性，我趙頂尚甲意妳這款性情

的女子；來：（強行抱住媽紅，欲予非禮）：乎大爺親一吓；大爺有錢有勢、

有田有地；甲我逗陣（一起），這是妳的福氣；哈哈哈哈。

媽紅白：（掙扎、驚叫）你：放手，你這個禽獸：啊；放手、救命啊！

△一段趙頂與媽紅掙脫又拉扯的「工仔戲」，音樂由此緊促的響起！

△秋昇在一旁不知所措的乾焦急，此時媽紅逃至秋昇背後，趙頂欺身前來，預備再拉媽紅，秋昇夾在二人之間，一方面直覺的想去保護媽紅、一方面則是不知該如何勸阻已然酩酊大醉的趙頂。

△此時變成了趙頂與秋昇二人之間的拉扯，媽紅則是一個勁的躲在秋昇背後。

秋昇白：少爺，不可啊！

趙頂白：你閃啦，嘿嘿嘿，我看妳跑叨去！（又去拉扯）

秋昇白：（抓住趙頂雙手）…少爺，你已經醉囉，咱亦是緊返來去，若無夫人是會…

趙頂白：你甲我怙怙甬開嘴，若無我就對你無客氣！（欲甩開秋昇）…放手、放手啦，

我叫你放手你是無聽到是無…：你放手：你找死你…

△趙頂掙脫秋昇的雙手，怒氣沖沖的舉起椅子就要攻擊秋昇，秋昇閃至一旁（此時媽紅來不及跟上秋昇），一把捨下趙頂手中的椅子…：

△媽紅當下被趙頂抓個正著，急呼救命。

△秋昇見情況緊急，便順勢將搶來的椅子往趙頂頭上砸下，趙頂則應聲倒地！

△秋昇見趙頂倒地不動，猛然驚覺，知道自己闖了大禍，當場怔住！

秋昇白：啊……少……少爺……（伸出顫抖的手去輕觸趙頂的鼻息……）啊……少爺……

△秋昇搖頭、搖頭、神經質的、惶恐的……

秋昇白：（驚駭的）啊，少……少爺……，啊……我……（丟下木椅）……我打死人……我打死人……

媽紅白：（見趙頂微微抽動、大叫）啊，伊無死、伊無死、伊無死、你看、伊擱會震動……

秋昇白：（轉憂為喜）啊……少爺……少爺無死、少爺無死、謝天謝地、伊無死、伊無死！

媽紅白：（眼珠一轉、四下望望）……公子，趁現在無人發現，咱緊甲扶出來。

秋昇白：呃、對，先甲扶返來趙府才作打算！

媽紅白：林用咧（不可以），海在你若送伊返去，你是欲如何向伊的雙親交代咧！

秋昇白：這……（猶豫），我只有實話實講啊！

媽紅白：萬一，伊的雙親若不原諒你，甚至將你送入官府，你是欲怎樣咧？

秋昇白：我……（六神無主）……就算現在無將伊送返去，等少爺若精神（醒過來），我也是

同款難逃此罪啊！

媽紅白：（思想片刻）我有一個辦法；咱先將趙爺扶來後院；若伊若精神的時拈（時候），你才帶伊返去。

秋昇白：這是啥覓意思？

媽紅白：咱要想辦法乎趙爺相信——打伊的人不是公子你，若按呢，返去到厝，伊自然就會向伊的雙親交代，如此一來，你就可以脫罪囉！

秋昇白：分明打伊的人就是在下，姑娘妳：

媽紅白：你聽我講，一來，方才你是對（從）伊的背後出手，伊並無看到你打伊。二來，伊醉甲這厲害，等你若精神，所發生的代誌一定會會記治（忘記）七、八分。：到時拈，我會出面作證，就講有土匪侵入酒樓，將伊打傷；若按呢，若無人會怪罪公子你囉！

秋昇白：妳——妳為啥覓欲按呢作？

媽紅白：這件代誌是由我起，你會出手打伊也是為著我。我知影你是一個教書的先生，出這款代誌，趙府一定祿放你甘休。我祿用治目調金金看你為著我來受責罰，所以我：

第四場：日久生情

秋昇白：所以妳願意幫助我？

嫣紅白：好囉，不通攔再講，你先甲扶來後院，我叫人去請大夫，愈緊愈好，儘量爾去

乎人發現，若無是會更加麻煩！

△秋昇扶下趙頂

△嫣紅退

幕落——

幕起——牡丹出場

牡丹唱：（都馬調）

牡丹我是青樓女、甲伊嫣紅好交誼；

阮宛如姊妹仔、凡事攏會講起、

既是互相信賴無懷疑。

趙少爺、伊藉著酒意欲將嫣紅欺，

岳公子、出手打主、將正義來維持；

哈知影趙頂煞昏迷不醒、

伊倒在姊姊的房內已經過五暝。

△牡丹四下張望、謹慎的：

牡丹白：趙頂昏迷這多日，實在是乎人真著急；

攏怪媽紅太過講義氣，才會惹惹全代誌。

搭（口語）現在有兩個查埔人，

躲治（在）伊房內這多工（天）；

大夫攔每日來這塊活動，

若去乎大娘知影穩淒慘。

媽紅姊、媽紅姊、

△媽紅出場

媽紅白：（十分關切的）：牡丹，大夫按怎講？

牡丹白：大夫講——趙少爺的情況真嚴重，伊真可能是中腦風，若講性命是無影響，不過

媽紅白：「不過」啥覓妳嚙（不）趕緊講！

牡丹白：伊可能會終身倒在眠床上。

媽紅白：（驚訝）啊，那會這嚴重……，

牡丹白：媽紅姊，岳公子看來只是一個讀冊人，伊的力頭應該是真有限，妳看趙少爺的頭殼也無流血甲破空，怎有可能會半身不遂彼（那麼）淒慘？

媽紅白：但願這是大夫來錯斷，若無岳公子的處境就真麻煩！

牡丹白：我看目前尚介重要頭一層，就叫俚兩人趕緊離開這間房。

媽紅白：這……

牡丹白：媽紅姊，妳要趕緊想辦法，千萬不通攔再拖，萬一大娘若知影，妳我攏會無性命。

媽紅白：這搭（時候）若叫俚倒返去，岳公子一定會受處治。

牡丹白：大夫每日塊出入，大娘早晚會懷疑。

媽紅白：此事我自然會處理，但是有一件代誌妳要注意；大夫的診斷尚未證實，

妳惦岳公子的面前千萬要保密。

牡丹白：好啦，若無我欲先來去，免得乎人起懷疑；

媽紅白：喂，萬一大娘若問起，妳就講我的風寒好亦祿離（還沒有痊癒）。

牡丹白：喂！

△牡丹退去！

△秋昇出場！

秋昇白：媽紅姑娘，妳吩咐在下寫春聯，已經完成在桌頂。

媽紅白：呃：（轉身自語）方才大夫來看趙頂，我故意將伊調開，叫伊替我寫春聯！我煞去呼祿記。

秋昇白：姑娘，春聯一對已完成，

媽紅白：呃，多謝你：（自語、暗地打量秋昇）：此人忠厚又耿直，性情溫和無心機，為人誠懇通義理，真是罕見的好男兒。

秋昇白：姑娘，大夫人咧？

秋昇白：大夫已經返去囉。

秋昇白：哦，大夫按怎講，為啥覓少爺到現在亦昏迷不醒？

嬌紅白：呃……（有點心虛）：噢，大夫講——趙少爺伊無性命的危險，相信伊真緊就會精神。岳公子，你噯免太煩惱，你格己的身體也要保重啊！

秋昇白：……我的身體是免擔心，少爺無事卡要緊，唉，夫人對我這信任，趙家恩情是比海闊卡深，我只求少爺緊精神，若無我一世人就祿安心。

嬌紅唱：（都馬調）

公子啊，身體乃是父母所生，

飽讀詩書，你應當分明；

看你飲食無心已經五日整，

終宵引咎，你何曾安眠。

秋昇唱：莫怪秋昇愁眉不展，莫怪秋昇寢食無心情；

趙家三代只有一單丁，伊生死未卜，

我怎能安然。

秋昇白：（淚流滿面）萬一少爺若有三長兩短，我也無面擱活在世間；我辜負我的母親

，我更加對不起趙夫人；我除了一死，也無其他的路好行囉！

媽紅唱：（打量著秋昇，心中感覺疑惑）

趙頂的生死甲伊有關連

：是伊失手來造成；

伊憂心如焚是理所當然，

但是我却感覺，伊好似另有原因，使伊苦難言。

媽紅白：岳公子。

媽紅唱：（雜唸調）

你如何悲慟是為何情，是驚趙頂命歸天？

秋昇唱：我打主已經真僥倖，伊歸天我也命難延。

媽紅唱：你驚伊死你就要償命？我作證為你將罪洗清，

秋昇唱：我殺人理當要償命，我償命伊也祿回生。

媽紅唱：你驚伊死，你良心祿平靜？

你驚伊死，會連累家庭？

秋昇唱：良心家庭先不論，趙門絕後，夫人最可憐。

媽紅唱：你與趙家好似有深緣；

秋昇唱：我只是府內的先生；

（轉ㄟ都馬尾）

媽紅唱：你與趙府情非淺，

秋昇唱：我來呀，趙府啊，為了報恩情，唉啣報恩情。

秋昇白：唉！家父早死，我與家母相依為命，雖然生活過得真艱苦，但是家母亦（還）

是鼓勵我讀書；厝內的生活費，完全靠家母去替人洗碗、補衫……唉，有一年，母親病重，厝內無錢請大夫；我無辦法，只好四過去向人分……

媽紅白：後來咧？

秋昇唱：（中廣調）

巧遇山陰趙夫人、慷慨解囊救母親；

情如滄海難償盡，立誓將來報大恩。

媽紅白：原來有這個典故。

秋昇唱：為了探訪大恩人，迢迢千里到山陰；

少爺放蕩又頑冥，報恩我成了授書人。

媽紅白：你是為著欲報答趙夫人的恩情，所以才留性趙府作先生；唉，無怪你的心情會

這呢複雜。

秋昇白：真是乎人想祿到！我不但無法度感化趙少爺，反倒轉（反而）煞險害死趙家唯

一的後代根；我真是罪該萬死。

媽紅白：唉，當初若是將趙少爺彼杯酒飲落去，一切的問題就攏抹發生囉。

秋昇白：擇善固執，姑娘妳並無不對。

媽紅白：吾不殺伯仁，伯仁却為吾而死，確實可歎！

秋昇白：姑娘，請恕在下交淺言深；在下第一眼見到姑娘的時拵，就發覺妳是一位氣質

非凡的女子；妳雖然身在風塵，却固守分寸；但是，姑娘為何甘心淪落在這種

煙花青樓之中咧？

媽紅白：（無奈的笑笑）若不是環境所逼，有嗲人願過這款生活！

秋昇白：環境所逼？

媽紅白：公子啊、

媽紅唱：（倡門賢母）

奴家本名白秀蓉、幼失天倫雙親亡；

幸而叔父來收養、相依為命在故鄉。

以為從此可安寧、誰知平地風波生；

叔父染命喪了命、賣身葬叔奈何天。

秋昇白：啊，妳為了令叔的喪事，將格格賣入酒樓；真是一位難得的孝女。

媽紅白：講哈覓孝女，一切攏是環境所致，

秋昇白：我看姑娘目前的狀況，妳過得真富裕；為哈覓妳不替格格治贖身咧？

媽紅白：贖身？（冷笑）哼，當初向花大娘借銀卅兩，如今若欲離開這個所在，就要還

伊伍仟兩；我若有辦法替格格治贖身，我早就離開囉，何苦留惦這塊受人客的欺

負咧。

秋昇白：（不可思議的）哈覓，借卅兩還伍仟兩，天下間竟然有這款代誌！

秋昇唱：（巫山風雲）

王孫犬馬臥錦繡、卑賤村民三餐憂；

天淵之別貧與富、三十兩銀終身休。

嫣紅唱：只怪薄命不怨誰、

秋昇唱：我却為妳暗心碎；

嫣紅唱：心冰意冷傷累累，

秋昇唱：我願陪妳永相隨。

△此時老鴇出場，見秋昇在嫣紅房裡，於是閃在一旁偷聽二人談話！

嫣紅白：（訝異的）你……，此話當真？

秋昇白：句句是實、自我頭一遍見到妳，我就已經……

嫣紅白：我是一個風塵女子，敗柳殘花！

秋昇白：我是一個窮赤書生、無錢無勢！

嫣紅白：（感動的）秋郎，

秋昇白：秀蓉；

△二人四手相握，深情對望：

媽紅白：啊、對啦（突然想起什麼似的，走到方桌前，自內取出一袋錢銀）：秋郎，這

有兩百兩銀，你拿去乎花大娘！

秋昇白：（不解）為啥覓欲拿錢乎花大娘咧？

媽紅白：目前你甲趙少爺攏要借這個所在安身，為著防止花大娘來查探；你將這些錢交

乎花大娘，就講——（羞澀）你欲暫住我這；：那按呢，你就可以名正言順惦這

暫時安身囉！

秋昇白：亦不過、這些錢是妳辛辛苦粒積，將來欲贖身用的，我欲那會駛震動咧！

媽紅白：祿要緊啦，這些問題以後再攔講，你若住治這（住在這），花大娘就祿對（到）

這來，若無，趙少爺的代誌若去乎花大娘發現，咱就麻煩囉。

秋昇白：唉，想祿到我會失手將少爺橫甲這嚴重，害妳也受拖累，如今只希望少爺伊平

安無代誌！若無：

媽紅白：（以食指止住秋昇的唇）放心，少爺祿有代誌，你嘛祿有代誌；我已經甲牡丹

參詳過了；等趙少爺若是精神，牡丹會親身去向趙夫人稟報、夫人會以為是外

面的土匪打傷伊的子，伊絕對林怪罪你，所以你儘可放心。

秋昇白：（不安）按呢甘好？夫人伊對我這呢相信，我：

媽紅白：（制止秋昇往下再說）你要相信我，我絕對林害你，去，先送錢去乎花大娘要

緊！

秋昇白：這：亦不過：這是妳的贖身銀：

媽紅白：坦白對你講，伍仔兩是一筆大數目，就算這兩百兩銀放在我的身軀邊，我也無

可能存在伍仔兩；既然於事無補，不如先將這些錢拿去應急；贖身之事亦是以

後再攔講。

秋昇白：這：

媽紅白：緊去呀！

△秋昇蹣跚的退去。

△媽紅退去。

△花大娘作個「知情」的眼神，退去！

幕落

第五場：趙頂回府

幕起——趙夫人神色焦燥的出場

幕後合唱：（廣東二黃）

趙頂離家半月整，不見回府違常情；

兒雖不孝是親生，夫人心風似沿煎。

夫人唱：秋昇為人最正當，有伊伴兒應無妨；

為何雙人皆失踪，掛慮不安滿心房。

△音樂急轉——「狀元樓」

△春桃急急出場，作「報訊狀」

△牡丹出場

△秋昇扶著「中風現象」的趙頂出場，趙頂嘴歪眼斜脚又跛；而秋昇却是萬般愧疚的，

難以面對趙夫人。

幕後合唱：（狀元樓）

牡丹匆匆來報訊、天花亂墜造事因；

伊說少爺遇賊人、一切過失皆推盡。

為助秋昇來脫身，牡丹虛話說得真；

滿口胡言騙眾人、秋昇抱愧却難吟。

夫人白：（心疼的大哭著）我的子啊我的子，為娘苦勸你嚙聽，早就叫你風月場所嚙通行，飲酒過頭是會無性命；你是趙家唯一的孤子，你是為娘的心肝，你變成按呢，我是欲按怎；我將來是欲如何去面對恁阿爹！

趙頂白：娘，對去乎妳太煩惱，孩兒已經知嚙對，今後孩兒會改過，娘親妳嚙通攔艱苦

！

夫人白：愁子，我一個愁子！（抱著趙頂痛哭）

△秋昇目視這對母子，心頭十分愧疚。

夫人白：（恨恨的）——是啥覓人、啥覓人這呢殘忍，竟然下這重的手！

牡丹白：趙夫人，當時趙爺已經飲甲醉茫茫，妳問伊，伊欲那會知半項。

夫人白：彼個強盜生作啥覓款，妳甘有親目調看到伊的人？

牡丹白：那會無；強盜入來欲搶錢，趙爺堅持嗚乎伊，強盜搶無真生氣，才拿椅頭將趙

爺槓昏去！

夫人白：愁子、咱趙府錢財千千萬，你何必為小錢甲強盜來起爭端！

趙頂白：孩兒已經醉甲嗚知人，那知影代誌會變這款。

夫人白：牡丹妳將話講完，強盜面容生啥款、何方口音、有啥特點，我一定欲將伊送官

來嚴辦！

牡丹白：這：呢：（眼珠一轉）彼個人生得真粗勇，歸面鬍鬚歹貌相，大刀結在褲頭上

，口音我未曾聽端詳。

夫人白：大刀？伊即然有大刀在身邊，為啥覓會拿椅頭槓吾兒？

牡丹白：呢：哦（硬轉）：是按呢啦，當時情況真緊急，伊順手拿椅卡省時。

夫人白：哦，（瞥秋昇一眼）若按呢，秋昇當時在那裡？

秋昇白：我：（語塞）

牡丹白：（急忙為秋昇解圍）岳公子為著欲救趙爺，伊嘛去乎強盜打。

夫人白：代誌究竟是按怎，秋昇是怎樣乎人打？

牡丹白：呃：是：是：（見秋昇在一旁比劃著「不要亂說話」的手勢）：哦，強盜將趙

爺橫倒在土脚（地下），伊擱抽出大刀欲劊趙爺；這個時拚岳公子伊無顧著格

治的死活，也衝過去甲強盜相對打。

夫人白：哦，後來咧？

牡丹白：後來：後來：（自語）我故事編甲花糊糊、若擱講落去（下去）我格己就記無

路（會忘記），趕緊想辦法來結束：

夫人白：（緊接牡丹的口白）到底後來是如何？

牡丹白：岳公子打伊打林贏，受傷昏倒在土脚，

我甲媽紅二人鬧聲喊救命，

強盜聽阮喊甲這大聲，伊趕緊跳窗逃出後花庭。

夫人白：原來是秋昇捨命救了頂兒！

牡丹白：是呀，岳公子的內傷到現在亦祿好咧！

夫人白：秋昇，你救了頂兒，又為頂兒險送性命，請受老身一拜：

秋昇白：（急急攙住夫人）啊、夫人、萬萬不可，請起、請起啊！

秋昇唱：（茫茫鳥）

將我當作恩情人、行此大禮我心膽寒；

禍首正是我本人、將罪居功怎心安。

夫人唱：頂兒是趙家的命脈、三代單傳伊一個；

你捨命救了小冤家、恩如海深比天天齊。

秋昇白：夫人，其實少爺伊是：（說不出口）

夫人唱：吾兒性情我瞭解，放蕩好色又不才；

你為人忠厚又實在、堪為岳家添光采。

趙頂白：阿娘，我脚肉手肉霹霹剝（發抖），歸身軀是痠攞疼、袜晚（不會）舉箸甲捧碗

、若飢是欲按怎呷。

夫人白：愁子甘那（只）知欲呷，你半身不遂卡羸塊無性命，今日是秋昇甲你同齊行，

若無你按怎死就嚇知影。

秋昇白：恁愈講我心肝是愈艱苦，進退兩難是欲如何，隱瞞實情真罪過，若吐真情我是

秋昇白：我：

夫人白：秋昇，你若無棄嫌，願作我的義子；我頭一層誌就是欲為恁岳家娶一門媳婦；我會五仔兩幫你，乎你早早娶妻成家。

牡丹白：（睜大雙眼）哈覓，五：五：五仔兩，啊！（靠到秋昇身旁耳語）：岳公世，你若有五仔兩，可以替媽紅姊贖身囉！緊、緊甲答應！

夫人白：秋昇，你意下如何啊？

秋昇唱：（探郎君）

秋昇虧心口難言、少爺今生不能行；

兇手就在伊眼前、竟要結拜論手足情。

趙頂唱：你是益友是良朋，

夫人唱：從此待你如親生；

牡丹唱：天賜良機莫遲延，伍千贖銀在面前。

秋昇唱：左思右想心不寧，趙家錯愛怎應承；

牡丹唱：莫忘媽紅的處境、三心兩意欠聰明。

法對付胡大海！

趙頂白：先生，你的內傷亦祿好，嗚免為我這艱苦，代誌已經逼著嘛無法度，你格治身體就要照顧！

秋昇唱：（花宮怨）

少爺聲聲叫先生、先生兩字喚秋昇；

秋昇多年讀聖賢、聖賢之道皆枉然。

趙頂唱：先生救命大恩情、學生永記在心田；
你我相差不多年、願結金蘭兄弟稱。

秋昇白：哈覓、結拜！這：

夫人唱：你與趙家真有緣、為人端正又忠誠；

願收秋昇你作螟蛉、不知你心中可讚成。

秋昇白：（不知如何是好）我：

趙頂白：先生，你我結拜作兄弟，

夫人白：秋昇：老身收你作義子！

顧慮多。——夫人吶，（試探的）萬一兇手自首來認罪，夫人妳甘會放伊過？

夫人白：（惡狠狠的）我先將伊來剝皮，然後才將伊送官來處罪。

秋昇白：（嚇出一身冷汗）夫人咬牙又切齒，秋昇我已經無主意。

趙頂白：先生你冷汗渣渣滴，是不是內傷好祿難？

秋昇白：（痛苦的）少爺、我：我：我向恁坦白講實在，若無我對良心是祿交代；你：

你：你甘知影是嗒人將你害，

趙頂白：是嗒人？

秋昇白：就是：

牡丹白：（急急打斷秋昇的話）就是賊頭胡大海！

眾人白：（驚叫）胡大海！

夫人白：妳講的莫非是五台山彼個土匪頭——胡大海？

牡丹白：是呀，岳公子就是因無法度對付胡大海，為趙爺報冤仇，所以伊的心肝非常痛苦。

夫人白：愁困仔，胡大海連官府就無伊法（無法奈何他），你只是一個書生，欲那有辦

△音樂急轉「更鼓反」

秋昇唱：馬到懸崖難重來，原諒秋昇實無奈；

為救佳人離苦海、咬牙將吾良心昧，

叫聲義母跪地來。

秋昇白：義母在上，請受秋昇一拜！

夫人白：（欣喜）啊，好、好、昇兒快起！（取出一條金鎖片、為秋昇掛在頸上）：昇

兒，這條金鎖乃是先皇所賜；名叫「青藤細樹瓊」。金鎖總共有一對，一條掛在頂兒的身上；這條老爺原本是準備欲傳乎第二個孝生（兒子），但是，趙家除了頂兒以外，並無第二個孝生；即然老身收你為義子，這條金鎖就送乎你，就算是你甲趙府之間的信物。

秋昇白：（惶恐的）夫人：呃，義母，這呢貴重的覓件（東西）、妳亦是格治留咧，我

：

牡丹白：岳公子，既然是夫人的心意，你就收落來嘛；何必甲格治的義母客氣咧！

趙頂白：大哥，你慘囉，阿娘用「青藤細樹瓊」甲你鎖著，你永遠就跑掉去囉！

秋昇白：（喃喃自語）青藤纏樹瑣：

△熄燈——

幕落——

第六場：牡丹報訊

幕起——

註：本場起，「媽紅」一角，改用其本名：「白秀蓉」

△秀蓉出場：

秀蓉唱：（霜雪調）

秋郎為我贖了身，離了苦海再為人；

從此鉛華皆洗盡，難報郎君恩愛深、情意真。

△牡丹歡喜活潑的跑出場：

牡丹白：媽紅姊、媽紅姊、姊姊哦：

秀蓉白：牡丹，看妳叫甲大小聲，究竟是有啥覓好消息欲講乎我聽？

牡丹白：媽紅姊，我甲妳講：（突然想起）：啊，我不應該攔叫妳「媽紅」，岳公子已經替妳贖身，妳現在甲「碧月樓」完全無關係囉。

秀蓉白：妹要緊啦，雖然我已經離開「碧月樓」，咱亦是好姊妹；妳叫我啥覓攏無重要，我只希望咱以後會用咧（能夠）時常見面、若無，我一定會真思念妳。

牡丹白：（依依不捨）媽紅姊，妳放心啦，以後若有機會，我一定會時常去找妳開講。

：對啦，媽紅姊，妳打算啥覓時拈欲搬出去？

秀蓉白：本來是這兩日就欲搬，亦不過趙少爺感著風的，秋郎暫時走妹開脚；伊叫我先惦第等兩工（天），等伊代誌若處理好，才來接我回鄉。唉，希望趙少爺的病趕緊好，若無，我住治這個所在，每日看到花大娘，心情就妹爽快。

牡丹白：媽紅姊，妳甬想這多，妳作妳甲住落去無要緊，花大娘收到岳公子的五千兩，

伊嘴笑目笑，根本就妹管妳欲住外久。

秀蓉白：對啦，妳方才跑甲彼呢歡喜，是欲甲我講啥覓代誌？

牡丹白：唉呀，我險去乎妹記，人阮是專程來向妳道喜的妹！

秀蓉白：道喜？是欲道啥覓喜？

牡丹白：嬌紅妹：

牡丹唱：（茶花女）

牡丹專程來道喜，姊姊好事在近期；

秀蓉唱：喜從何來，好事在哪裡？

牡丹唱：（頑皮的）先討謝禮再言語。

△牡丹伸手作「要錢狀」

△秀蓉使個白眼，輕打牡丹一個掌心。

牡丹白：姊姊心中彼個伊，掌管錢莊作生意；

何等氣派、威風無比、姊姊榮華享祿離。

秀蓉白：（暗喜）不該笑談來戲弄，此事與我有何干，

趙家錢莊伊總管，總管夫人妳多美滿！

秀蓉白：牡丹，妳啲，妳若擱創治（捉弄）我，我就嗶睬妳。

牡丹白：歡喜就歡喜擱驚人知。

秀蓉白：妳：

牡丹白：好啦，咱來講正代（事）；岳公子伊打算啥覓時拈欲娶妳？

秀蓉白：伊講欲請示夫人才處理。

牡丹白：成親是恁兩人的代誌，何必請示夫人伊，

秀蓉白：伊是趙家的螟蛉兒，當然要夫人的同意。

牡丹白：我實在有夠欣賞妳，世間女子妳尚福氣；

一個青樓的歌姬，竟然遇會著岳公子這呢正直的好男兒。

秀蓉白：妳講了無不對，秋郎不但是一位正直漢，也是我的恩情人；萬一夫人反對，不

肯來成全，我會惦惦靜開，替伊解危難。

牡丹白：人治（在）這替妳塊歡喜，妳煞講對（到）彼邊去，就算夫人反對妳，岳公子

嘛祿放妳去。

秀蓉白：唉、我對秋郎是無懷疑，只是我心頭有顧慮：

趙家這呢企重伊，伊的前途才開始；

我出身是一個青樓女，是伊救我出火坑。

伊對我恩情大如天，我也著替伊來思慮，

我若真實甲伊來結連理，

恐驚會誤伊前途，害伊乎人看無起。

牡丹白：妳講此話我無同意，哈覓恩情大如天，

明明是一件好代誌，妳嚙通去乎恩情綁甲死死

媽紅白：妳的意思是：

牡丹唱：（都馬調）

恩情恩情不過是兩個字，

怎會親像海浪、永遠攏抹平：

又可比是一堆線亂亂纏，結來結去無了時。

當年趙夫人動了惻隱，救助岳公子、伊的母親、

公子為報恩，也願意費心神、

千里來教導，趙家的傳人。

趙頂伊、酒醉欲將妳欺、

岳公子、仗義打主、為了救娥媚；

妳感激公子的恩義、
佈下巧局、助伊脫嫌疑。

無心插柳、柳成蔭，公子煞變成、趙家的大恩人、
姊姊也因此、贖了身、

恁表面是浮起、背後却深沉。

人人被恩情、纏甲亂糟糟、

一個虧欠一個、死結找無頭、

如今連妳、也插入來鬧、

（結尾）恁的恩情啊——根本是一粒大鎖頭。

媽紅白：鎖頭：鎖頭：

牡丹白：媽紅姊、我希望妳要想乎真、人生短短；幸與不幸攏是格治想的，妳千萬嚙通
替格治找麻煩；管伊哈覓恩情嚙恩情，掌握幸福才是尚重要的。妳好好想、我
欲來去！

△牡丹退

秀蓉白：……鎖頭：鎖頭……

△燈漸淡——滅！

幕落——

第七場：病入膏肓

幕起——趙頂半躺在床頭，秋昇與夫人守在一旁服侍著……

△進「龍蛇姻緣」音樂

△春桃端來一碗粥，趙夫人在床緣餵趙頂一口一口的喝著，趙頂喝下一口，隨即吐出，

猛咳不止。

幕後合唱：（龍蛇姻緣）

趙頂成了殘廢人、不耐寒熱虛弱身；

趙頂唱：氣若游絲昏沉沉、只恐不久將歸陰。

△音樂急轉「七字調」

夫人唱：（七字調）

眼望驕兒病不淺、罵聲惡賊絕人情；

吾兒雖然欠端正、如此相害太酷刑。

△一段清鑼、鉞與木魚的交響。

△夫人咬牙切齒！

夫人白：惡——賊——呀——、惡——賊——

△「都馬調」音樂急速落下

夫人唱：（快板「都馬調」）

甘講你不信、頭頂有青天、

甘講你心腸、是鐵石來造成、

甘講你不是、十月懷胎生、

甘講你以為、你良心可安寧。

我咒你、咒你日後、死無全屍、

我罵你、罵你是禽獸不如豬！

我願你、願你惡夢連連過長暝、

我要你、碎屍萬斷、抹過流年。

秋昇唱：伊聲聲句句罵惡徒、我宛如萬箭穿心窩；

冷汗淋漓、不知欲如何、

明罪已閃、我是暗罰難逃。

義弟看來、已經是難迴天、

莫怪阮義母、惡語如冰！

我恨不替伊、倒在眠床頂、

彌補滔天的罪行。

趙頂白：我筋骨酸軟想欲吐、有時寒來有時燒；

林呷林睏實在是真痛苦，

我看一命歸天已經是差不多。

夫人白：吾兒不可胡亂言、心頭就要放乎清；

風熱並非是絕症、你好好靜養必定會安然。

趙頂白：就算風熱非絕症、我半身不遂是實情；

若欲苟延殘喘過一生、不如一死來消酷刑。

…大哥！

秋昇白：義弟：

趙頂白：過去對你太不敬、大哥嗚通記心田；

萬一小弟若死代先、請哥為我盡孝行。

秋昇白：天吶、趙家對我恩如海，我報恩不成反而惹禍災，偲開嘴對我是傷要害，我良

心苛責有唔人知。

夫人白：秋昇，頂低塊甲你講憨話，你怙怙是塊想啥伙？

秋昇白：呃、哦，義弟，人大夫已經有講過、

你小病真緊就復回，

趙頂白：小病復回又如何，我活在世間更艱苦，

秋昇白：欸、趙家捧你通好靠，你不可悲觀就要振作。

△夫人將秋昇拉至一旁低語：

夫人白：秋昇，凭義弟已經無生機，伊一心單單想欲死，為救阮趙家的單丁兒，我想欲

替伊娶妻來沖喜。

秋昇白：這：義弟眼前的狀況，是欲如何娶妻房？

夫人白：為著趙家的後代來設想，沖喜是咱最後的希望。

秋昇白：但是……義母、甘有姑娘願意嫁門？

夫人白：趙府有萬貫的家財，嗚驚找無女裙釵；

正當的姑娘若嗚肯來，歡場女子也會駁。

秋昇白：若按呢，義母是希望秋昇按怎作？

夫人白：你先去城內所有的青樓酒店貼告示，萬一代誌若順利，就由你出面，替頂兒迎

娶媳婦來沖喜。

秋昇白：是，秋昇即時就來去。

夫人白：我等你的好消息。

△秋昇退去！

△夫人行至趙頂身邊，滿心猶豫的……

夫人白：頂兒，你……（欲言又止）

趙頂白：（有氣無力）娘，妳是欲甲孩兒講啥？

夫人白：頂兒，為娘想欲替你娶一房媳婦，不知吾兒可有中意的姑娘？

趙頂白：母親，孩兒已經這羅款（這個樣子），是欲如何娶妻房。

夫人白：咱趙家家財有萬貫，你娶妻應當無困難。

趙頂白：我是殘廢也祿震動，娶某甘噯是害死人；

夫人白：你是趙門的單丁兒，咱趙府的前途全靠你，

人講傳宗接代是義務，你若噯娶咱是會絕後嗣。

趙頂白：母親吶，孩兒一生太毀累，報應臨頭我已殘廢；我甚致不知何時欲斷悻（斷氣）。

成親是會害人守空幃。

夫人白：吾兒有事好參詳，人講娶妻沖喜是妙方；

趙頂白：母親噯免攔再講，我寧死也噯肯娶妻房。

夫人白：你：（有點生氣、無奈的）……頂兒……

趙頂白：母親，孩兒確實不願攔再害人；娶妻之事請母親噯免攔再提起！

夫人白：這……（為難的表情）

△此時耀幕拉下，將趙頂和趙夫人隔開；

△趙頂退，夫人仍舊留在台上。

△老鴛出場！

老鴛白：（大聲嚷叫）趙夫人吶，妳叫我幫妳找姑娘的代誌，我……

夫人白：（緊張的）噓，妳卡小聲咧，嗚通去乎阮子聽到！

老鴛白：呃，好好好……我甲妳講，夫人吶，妳吩咐的代誌我是有照辦啦，不過……彼的

姑娘一聽到講——趙少爺半身不遂，攔隨時有可能會……（食指勾一勾），大家嘛不肯。

夫人白：這……花大娘啊，妳攔去替我問看覓；若是嫁來阮趙家，就相當是一位少奶奶，我就不相信彼的青樓女子會無興趣。

老鴛白：夫人，金錢是人人愛，但是若守寡攔卡害（糟），阮酒樓的姑娘仔雖然愛錢，亦不過俾的目睷是一個比一個攔卡金（明亮）；趙少爺的情況已經通人知，那有人願意欲嫁入恁的門。

夫人白：（思忖片刻）花大娘，我知影妳是一個真有辦法的人；為著我的子，也為著阮趙家的後代設想；只要妳為阮趙家找到一門的媳婦，我十萬兩銀乎妳！

老鴛白：（睜大眼睛）十……十……十萬兩，我爸喂、我碧月樓作一年嘛收無十萬兩……

夫人白：（故作姿態）按怎，妳若不，我就來找別人！

老鴛白：（急急的）欲啫欲啫，有這多錢好賺，我若攔推是會去乎雷公槓死；

夫人白：花大娘，過去吾兒時常出入妳的酒樓，伊對叨一位（那一位）姑娘特別有意思，妳應該加減會瞭解；不管妳用啥覓辦法，我希望妳替我找一位阮子會接受的姑娘。

老鴛白：（回想的）……特別有意思……特別有意思……（眼睛一亮）……媽紅！

夫人白：啊，妳講啥覓「紅」？

老鴛白：是媽……（急忙行至一旁自語）……不對咧，媽紅是岳公子的相好，岳公子又攔是趙夫人的義子；我若照實講，萬一趙夫人若打消這個念頭，若按呢我就無地攔去找一位趙少爺會甲意的姑娘囉！（眼珠一轉）……嗯……為了這條十萬兩，媽紅啊媽紅，只好委屈妳囉！

夫人白：花大娘，妳是想有亦想無？

老鴿白：有啦有啦，這件代誌包在我花大娘的身上，我真緊就會回妳的消息！（胸有成

竹的自語著）嘿嘿嘿，有天大的秘密在我的手頭，這條錢我是穩賺囉！

△幕落——

第八場：情義兩難

幕起——秀蓉與秋昇出場

△呈上一段委婉的箏樂

秋昇白：秀蓉，我欲甲妳講一層消息！

秀蓉白：是不是趙家提拔你執掌錢莊的代誌？

秋昇白：呃，妳已經知囉！

秀蓉白：嗯，即然趙夫人這呢企重你，我希望你好好作，嚙通乎人失望。

秋昇白：唉，我實在虧欠義母太多囉，俾將我這個罪魁禍首當作恩情人看待，我欲坦白講，又攔無勇氣，如今只有拚性命來替趙府分勞，希望會用治（能夠）彌補我

這身的罪孽！

秀蓉白：秋郎，即成的事實，非是人力所能挽回，你又必終日自責，念念不忘咧！

秋昇白：唉！……呃，對啦，秀蓉，關於咱兩人的代誌，我想欲向義母請求，請伊老人家

作主，乎咱完婚，不知妳的意思啥款？

秀蓉白：我……

秋昇唱：（送君別）

妳我情意倆相連，今生怎能不同行；

義母作主踐駕盟呀踐駕盟，

共效于飛有情天——有情天。

秀蓉唱：（半喜半憂的）

聞言心中暗歡喜，郎君情深深萬縷；

恐是好夢夢空虛呀夢空虛；

不致當真心猶疑——心猶疑。

秋昇唱：為何不言又不語，為何粉面帶愁眉；

若有心事請表示呀請表示，
莫非秋昇空有情——卿無意。

秀蓉唱：（轉“花宮愈”）

秋郎不必亂猜想，奴家對君情意重；

秋昇唱：即然對我情意重，何事令妳心徬徨。

秀蓉唱：你是趙家的螟蛉、前途無限好光景；

秀蓉出身欠光榮，恐君為我誤前程。

秋昇唱：（轉“更鼓反”）

出塵不染女紅妝、佳人與眾不相同；

過往之事莫再講、妳我有情終成雙，

妳我有情終成雙。

秀蓉唱：感謝郎君來相憐、願隨秋郎過一生；

布衣粗食無怨言、白首偕老誓同行，

二人唱：白首偕老誓同行。

△老鴛出場，藏身偷聽二人對談！

秋昇白：秀蓉，人生苦短，我岳秋昇有妳相伴，死而無憾。

秀蓉白：（感動的）：秋郎，你對我真是太好囉！

△老鴛打定主義，裝腔作勢的靠向前來。

老鴛白：（故作慌張的）壞囉壞囉，岳公子啊，代誌不好了，趙少爺伊：

秋昇白：（急急的）花大娘，阮義弟是按怎？

老鴛白：伊喲，（作出一副哭喪臉）：伊可憐喏、方才伊險險就斷悻（氣）；

秋昇白：啊，啥覓，（轉身欲去）我緊返來看覓：

老鴛白：岳公子啊，你若返去趙家，你就永遠見著阮嬌紅囉！

秋昇白：（疑惑的）花大娘，妳講這句話是啥覓意思？

秀蓉白：是呀，大娘，究竟是發生啥覓代誌？

老鴛白：唉，代誌是按呢啦；——趙家只有一個單丁子，偏偏病甲（得）這工夫（厲害

），夫人為了趙家的後嗣，連夜命人找我過趙府。

秀蓉白：少爺有病該當找大夫，夫人來找妳是為何由；

老鴿白：佢為著沖喜欲娶媳婦，請我替佢找姑娘！

秋昇白：此事阮義母有講起，伊講欲找姑娘來沖喜；

即然阮義母叫妳去，勞煩大娘妳費心機。

老鴿白：唉，夫人想欲替子娶媳婦，我當然嘛要先問少爺的意思，唔知影少爺伊唔人就

無想，原來伊的心中早就有一位美嬌娘。

秋昇白：哦，義弟心中的美嬌娘是啥覓人咧？

老鴿白：伊就是：

秋昇白：是啥覓人？

老鴿白：就是：媽、紅！

△秀蓉與秋昇皆感震驚。

秋昇白：義：義弟：義弟伊：

老鴿白：我當然嘛知影媽紅是你岳公子的人，這款媒人我欲那作會落去！就算趙府包一

座金山乎我，我嘛無可能會害阮媽紅去趙府受苦一世。

秀蓉白：若這樣，妳對趙家是怎樣交代咧？

老鴛白：我當時是直接對趙少爺講坦白，我講——媽紅妳所愛的人是岳公子。

秀蓉白：後來咧，趙少爺伊按怎講？

老鴛白：（眼珠一轉）可憐啫，趙少爺的頭殼穩當是歹去了，伊所講的話實在是乎人想

攏無！

秀蓉白：伊講啥覓？

老鴛白：伊講：伊講：唉呀、煞煞去啦、伊一定是胡白講、這款代誌欲那有可能！

秋昇白：花大娘，阮義弟伊到底是講啥覓？

老鴛白：伊：伊：伊講彼日在酒店出手傷害伊的人，就是岳公子你！

△秀蓉與秋昇一個踉蹌、險些跌倒在地！

秋昇白：（渾身顫抖）：伊：伊攔講啥覓？

老鴛白：（暗露得意之色）伊講伊當時疼甲林講話，恁兩人以為伊已經昏去；所以恁兩

人所計劃之事，伊完全有聽見。

△秀蓉花容失色的靠到秋昇身旁！

秀蓉白：（輕聲的）秋郎，花大娘所講的話，你甘相信？

秋昇白：（心虛）此事除了咱兩人，唯一知影的人就是牡丹：

秀蓉白：牡丹伊是絕對無可能會洩露秘密；，莫非：花大娘所講的是實情！？

秋昇白：天意、真是天意！為人不可心作歹，事機敗露是天安排，我欺人欺心伊全瞭解、唉、我看即時來去自首才應該！

秀蓉白：秋郎，你切莫衝動暫按捺，事有蹊蹺你攔想看覓，少爺即然全瞭解，掩蓋這久是為何來？

秋昇白：這：

老鴛白：岳公子你何必這憂愁，我嘛知影你是一位真君子，少爺一定是為了嫣紅才會胡

白想，橫直（反正）夫人早晚會去報官府！

秋昇白：啊、官：官府：

老鴛白：是呀，夫人若報官府，官府自然會還你一個清白，你是塊驚哈覓！

秋昇白：（頹喪的）唉，罷了，凡事人知天就知，我一錯再錯是不應該，花大娘，阮義弟確實是我害，我願意領罪受制裁！

老鴛白：（暗裡冷笑）少爺已經強欲死，你自首伊也是無藥醫，唯一的希望是嫣紅妳，

若沖喜少爺就有生機！

秀蓉白：啊，啥覓：妳：妳的意思是：要我甲趙少爺：成親：

秋昇白：（情急的）林用治、秀蓉、妳林用治按呢作！

老鴛白：唉，媽紅啊，是啦，妳甲岳公子感情這呢好，而且岳公子又攔是妳的恩情人，

妳欲那會駛（可以）甲別人成親咧，：只不過：（語含深意的）：岳公子的前途才起步而已，一聲就變作殺人兇犯，這：（偷瞄秀蓉一眼）：這是欲如何是好咧！

秀蓉白：啊，林用治，秋郎，俾林用治按呢對待你：秋郎

秋昇白：秀蓉，妳免為我擔心，我是罪有應得啊！

老鴛白：岳公子，人講兄弟如手足，某子若衫褲；趙少爺是你的義弟，趙夫人又攔是你
的恩情人；你甘忍心目睺金金看你的義弟來死，你甘忍心看趙府從此絕子絕孫

咧！

秋昇白：這：

幕後唱：（二度梅）

進退兩難岳秋昇、靜海生波慟動弦；

秋昇唱：怎甘秀蓉來犧牲、怎忍義弟命歸天。

秀蓉唱：（轉「中廣調」）

看伊心頭苦熬煎、不由秀蓉暗悽然；

一切禍因為我生、為君繫鈴當解鈴！

秀蓉白：——秋郎，我願意甲趙少爺成親！

秋昇白：妳、妹用治、我不答應！

老鴇白：嗲覓塊不答應、這是嫣紅的決定、你欲那會駁不答應，——甘講你願意看趙少

爺含恨而死！

秋昇白：我：

秀蓉白：秋郎，眼前除了我甲趙少爺成親以外，你無第二條路好行囉！

秋昇唱：（留書調）

不准秀蓉配他人、

老鴇白：若無就乎趙少爺死嘛，伊死，你甘會快活！？

秋昇唱：不准義弟命歸陰；

老鴛白：你不准媽紅嫁，又不准趙少爺死，無你打算按怎？

秋昇唱：情義難全罪孽深、

老鴛白：你講啊、你講啊、你到底打算欲按怎？

秋昇唱：贖罪報恩我願自盡、捨此身！

△秋昇欲撞牆自盡，被秀蓉與老鴛扯住！

秋昇白：（崩潰的）乎我死、乎我死、我恩情報祿成、贖罪也無路、到頭至尾，連心愛的人就保不住，我活在世間有啥覓路用，乎我死、乎我死——

秀蓉白：（悲傷哭泣）秋郎，你要冷靜，你聽我講，就算你自盡一死，同款是無法度解決問題；我若甲伊趙少爺成親，萬一伊的病體若真實恢復，俾就祿攔再追究你的罪名，你的肝臟會卡快活！

秋昇白：（喃喃的）快活、快活、我會快活？我會快活？

老鴛白：對啦對啦，你若想乎開就無代誌啦，來，我甲恁講，現在開始，有三層代誌，恁要記清楚；第一，為著避免攔再刺激到夫人甲少爺，過去發生的代誌，恁千

萬嚙通攔再提起。第二，少爺病重，夫人有交代，由義子代替新郎行成親禮；

第三，為著岳公子，為著趙家，也為著嫣紅的幸福設想；我希望嫣紅過門以後

，岳公子你即時離開山陰縣，永遠祿用治攔返來這個所在！

△秋昇與秀蓉痴痴對望，沒有任何回答！

老搗白：三層代誌恁記詳細、返去嚙通攔加話；

岳公子你若欲提起往事來認罪；

小心夫人的身體是牽祿過！

△老搗退！

△秋昇與秀蓉仍痴痴相望！

幕落——

第九場：紅塵網鎖

幕起——春桃在趙府大廳幫忙佈置花堂：

△呈上一段淒涼的「柳燕娘」

△大紅的喜字下，隱隱透著哀愁的氣息！

春桃白：（盯著喜字自語）唉，雙喜掛甲這大字，花堂拼（打掃）甲這適悉（安適）、樂鼓賓客全不見，內外一點也無喜氣。

夫人白：春桃，妳是塊講啥？

春桃白：（捂住自己的嘴）呃，我：

夫人白：唉，妳講了也是有道理，趙府娶妻原本是大代誌，妳嫌咱府內欠喜氣，當然這是不得已。

春桃白：安人，我知影其中有緣故，妳千萬嚙通攔艱苦；我相信少爺伊真緊就會好、

攔怪我亂講，害得安人心頭糟。

夫人白：為恐趙家會絕後，我強強替子來娶某；

好加在（幸好）有秋昇通好靠、

若無我真實不知欲如何。

春桃白：街頭巷尾攔塊講，岳先生對安人尚死忠；

有伊通靠，安人妳儘管心寬放；

伊奉待安人，好比是奉待伊親生的老高堂。

夫人白：秋昇？唉，伊卡好也是別人的子兒、

早晚也是會倒返去；

春桃白：安人妳對伊的恩情是卡大過天，

伊一定會奉待安人到天年。

△老鴛身著媒人服，匆匆出場！

老鴛白：噯噯噯，新娘已經過來到府中、

恁廢話嚙通攔加講，夫人妳大位坐妥當；

咱即時就來拜花堂。（往外大喊）新娘入門囉！

△秋昇作新郎官的打扮，迎著新娘出場！

幕後合唱：（送蓮花）

秋昇代弟迎嬌容、斷送知己女紅妝；

夫人半喜半迷惘、不知沖喜可適當、可適當。

△秋昇無神的揭開秀蓉頂上的紅蓋頭，二人幽幽相望。

幕後合唱：聽天由命並肩行，痴男怨女歎無緣；

恩怨情債斷不清、天長地久恨綿綿、恨綿綿。

△「柳燕娘」前奏緊接著響起：

老鴛白：一拜天地，

秋昇唱：（柳燕娘）

一拜含淚別愛卿，秋昇害了妳終生；

老鴛白：二拜高堂，

秀蓉唱：二拜宛如魂歸天，好似永訣在眼前。

老鴛白：對拜，由義兄代替新郎行禮。

秋昇唱：三拜心冰意也冷；

秀蓉唱：造化弄人誰能言；

秋昇唱：風波是我來造成，不該由伊（秀蓉）來擔承。

老鴛白：送入洞房。

△春桃靠過來扶新娘，二人走向洞房：

秋昇白：且慢！

△春桃和秀蓉止步、回頭！

夫人白：秋昇，你為何阻止你的弟媳進洞房咧？

秋昇白：……這：呃：義母，義弟的病這呢嚴重，現在若將秀蓉……呃：我是講……現在若將

弟媳送入洞房，恐驚不適合……

夫人白：哦，這點你免煩惱，我早就打算好囉……（轉向秀蓉）……自現在起，你就以嫻

婢的身份來照顧我的子，不管是伊呷、穿，亦是洗身軀，妳攏要親身服伺……

若以頂兒的本性，相信只要妳盡心來伺候伊，恁真緊就可以圓房囉！

秀蓉白：夫人，請妳乎我攔等幾日好無，等我若準備好……

夫人白：（“啪”一巴掌打在秀蓉臉上）……妳知影我為啥覓打妳？

老鴛白：唉唷、媽紅啊，妳怎會到現在攔塊叫「夫人」呷，無怪人會打妳，妳就要叫「

婆婆」嚙才對！

夫人白：（冷冷的）我不管妳過去是啥覓出身，來到趙府，就要守趙家的規矩，妳來這

的目的，是為阮趙家傳宗接代，我要妳用對待人客的手段，來款待我的子；妳

陪酒唱歌也這呢久囉，相信妳應該瞭解我的意思才對。

老鴛白：好囉好囉，趙夫人吶，我知影妳是想欲將伊壓落底；但是，新娘才入門，欲教訓嘛等召日，先入洞房要緊啦！

夫人白：嗯、春桃，帶伊入去、

春桃白：是、安人。

△春桃再次扶著秀蓉走去。

秋昇白：等一吓、

老鴛白：唉呀岳公子，你嚟通擱出聲囉、（耳語）：你按呢顛倒會害死媽紅啦！

秋昇白：（似乎作了某種決定）：義母，秋昇有一個無理的要求，請義母成全。

△老鴛在一旁十分不安！

夫人白：啥覓要求？

秋昇白：秋昇想欲替阮義弟甲（和）新娘對敬一杯成親錯。

夫人白：（皺眉）道：（看看花大娘）：花大娘，甘有這囉（種）例？

老鴛白：（没好氣的白了秋昇一眼）：嘿嘿，夫人吶，若照例來講，新人是應該要對

飲一杯「夫妻酒」啦！即然少爺身體欠安，我看乎義子來替新郎官飲這杯酒也無過份啦。：：（輕輕警告秋昇）：你是噯通太超過，若無，後果你就格治負責！

夫人白：既然如此，來人，備酒！

△春桃入內，端出一壺酒。

△秋昇接過酒壺，一行至場中央，倒了兩杯酒，然後自袖裡取出一包藥粉；他背著眾人，在其中一杯酒裡摻入藥粉、搖勻：——咬著牙根來到秀蓉面前，將無毒的酒杯遞給秀茸：

秋昇白：（感然的）來，弟媳婦，對咱來講，這杯酒真特殊，妳飲落，就表示妳永為趙家人！

秀蓉白：（憂鬱的）我飲落，我永為趙家人，看來這杯酒我是應該要飲，但是你咧？你飲這杯酒，有啥覓意義？

秋昇唱：（清唱「望月詞」一小段）

弟媳啊，此酒可消萬古愁，呀永無憂！

秋昇白：來，弟媳婦，愚兄敬妳！

△秀蓉不明突理的先喝了！

△秋昇痴望秀蓉片刻，咬牙將酒一仰而盡！

秋昇唱：（都馬調）

飲落一杯款魂酒、永別恩怨與情愁；

千差萬錯今當休、我欲保妳重新歸自由。

媽紅唱：言語之中多蹊蹺，不祥之兆湧心頭；

秋昇唱：今將實情說出口，（收尾）一身罪孽啊，皆可消

△秋昇毒發、不支倒地！

△眾人震驚、趕快來扶！

秀蓉白：（忘情哭叫）秋郎、秋郎……

△病天當場怔住

△老鴿十分心虛的縮在一旁！

秀蓉白：秋郎，你為啥覓欲按呢作，你為啥覓欲按呢作……秋郎……

秋昇白：……若無按呢作、我就無勇氣講出實情、我：我欲向義母講坦白、我欲求伊放妳

離開：

夫人白：（疑雲大起的看著花大娘）花大娘，恁究竟是有啥覓代誌塊瞞我咧？

△花大娘心虛不敢開口；

秋昇白：義母容裏！

秋昇唱：（都馬調）

義母恩如大海深，秋昇抱愧口難吟、

義母啊、請聽孩兒來說詳盡，我是滔天大罪人。

夫人白：啥覓滔天大罪人、你：你為啥覓欲自盡咧？

秋昇唱：（雜唸詞）

彼日義弟在酒樓中、酒意酩酊欺嬌容；

我六神無主欠思量、錯打阮義弟來救紅妝。

啥知影義弟伊昏迷不醒、我英雄一時嘛無主意；

佳人驚我會惹官司、為我消罪是不猶疑。

講哈覓強盜來搶錢、攏是虛言來將人欺；
義弟從此病不起、我良心苛責是無了時；

秋昇唱：（轉“都馬調”）

花大娘、伊講義弟早就知原由、

亂得我、又驚又恐、不知怎收場；

聞得義弟、伊心中的美嬌娘、

竟是秀蓉、使我更憂愁。

情義兩難該如何、我明罪暗罰是皆難逃；

（轉“都馬尾”）

秀蓉知我心痛苦、甘願啲捨身啲、

捨身為我——唉啲消罪過。

△夫人聽到此處、猛搖頭、已到飽荷的狀態：

秋昇唱：（龍蛇姻緣）

一切禍因我造成、該當受罪無怨言；

恩將仇報岳秋昇、今日一死將罪清。

△夫人完全不敢相信的瞪著秋昇：

秀蓉乃是薄命女、伊對秋昇情不移；

願入趙門皆為義、懇求容情放伊去！

秋昇白：（奄奄一息）：義：義母，：求妳放過秀蓉，：伊：伊一生：已經：已經有夠
：不幸：（斷氣）

△秀蓉放聲大哭！

夫人白：（突然大笑）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眾人皆怔住！

夫人白：（咬牙切齒）岳秋昇，你真聰明，你將我的子害盡這悽慘，竟然想用死來彌

補你的罪過，（歇斯底里的）你免想，你甲我起來、起來、起來，

△春桃急急過來扶住夫人！

夫人白：我永遠就祇原諒你，你擱想欲叫我放走伊白秀蓉：（惡狠狠的盯著秀蓉）：妳
，妳免想欲走、岳秋昇按怎對待我的子，我也欲照按呢來對待妳，哼、岳、秋

、昇：

夫人唱：（快板“都馬調”）

街頭巷尾、人人塊稱講、

講你是有情有義、忠厚的老實人；

講你是吾兒、唯一的希望、

講我作好心、才會與你結淵源。

想祿到、你竟然是一個偽君子、

害得我、不知如何來見先夫；

我信任你、待你如親生、是不偏私、

你為一個女人、害得吾兒是比死更不如。

夫人白：白、秀、蓉、

夫人唱：（轉“豐原調”）

雖然秋昇已經死、我也絕不饒赦妳、

一切禍因由妳起、要妳此生不如死！

△家丁匆匆出場、神色慌張的在春桃耳邊低語：

春桃白：（慌張大叫）啊、夫人、夫人、少……少爺伊……

夫人白：頂兒……頂兒是怎樣？

春桃白：少爺伊……伊……伊死了！

夫人白：（震驚）妳……妳騙我！

春桃白：是真的啦、大夫現在亦治（還在）少爺的房內塊等妳……

夫人白：啥覓……妹、妹、頂兒妹死、妳騙我、一定是恁塊講白賊……春桃、妳講白賊對無？

春桃白：我無……

夫人白：有、妳講白賊、頂兒妹死、該死的人是岳秋昇，妳看……（已經瘋狂）……壞人已

經死囉！頂兒是趙府唯一的希望、伊妹死、伊絕對妹死……哈哈……（痴呆的、緩緩退場）……哈哈……頂兒、阿娘來看你囉……頂兒、來、阿娘飼你呷飯、

乖、阿娘惜、阿娘惜……

△夫人退場、春桃跟著退去！

△老鴛逃命似的匆匆退場！

△秀蓉摸摸躺在地上的秋昇，自他身上找出一包藥粉，嗅一嗅，知是毒藥，於是將它摻

入酒杯，倒滿酒，輕輕搖勻：

△牡丹匆匆出場

牡丹白：（驚訝的）……啊，嫣紅姊……怎會變按呢？……啊……嫣紅姊，究竟是發生啥覓代

誌？

△秀蓉捧著毒酒，雙目無神……

牡丹白：嫣紅姊，妳那攔有心情飲酒……

秀蓉白……酒……

秀蓉唱：（清唱“望月詞”一小段）

牡丹吶，此酒可消萬古愁、呀永無憂！

△「艇舻雨」前奏由此響起——

△秀蓉一飲而盡，然後伏在秋昇胸前，看見秋昇胸前配掛著一條金瑣片……（將之取下、

拿在手中）

秀蓉白：（奄奄一息的自語著）……青藤網樹瑣……藤樹……相纏……紅塵網……鎖……（斷氣）

△牡丹大聲哭喊著嫣紅的名字！

△乾冰煙幕緩緩升起——（淡淡即可）

△燈光轉為澄紅色之「彩霞色調」。

△秋昇的手緩緩舉起，秀蓉的手緩緩舉起，二人携手自地上爬起。（以下演員說話聲採

重迴音）

△牡丹視若無睹的繼續哭泣：

秀蓉白：秋郎，伊（牡丹）為啥覓塊哭咧！

秋昇白：感情、伊是一個重感情的人。

幕後傳來趙夫人的哭聲：

O S：我的子、我的子……我的子啊……

秀蓉白：伊（趙夫人），又攔是為啥覓塊哭咧？

秋昇白：愛、母親的愛！

△牡丹自地上拾起金瑣片……

秀蓉白：你看、你的金瑣：

秋昇白：瑣？情是鎖、愛也是鎖、愛人之恩是鎖、欠人之債也同款是鎖：

秀蓉白：為啥有這呢多鎖咧？

秋昇白：唉、千枷萬鎖，皆是人所打造，為了細鎖他人、却將格治細鎖在其中。當初，

我若無接受這片金瑣，我就只好面對衙門的鐵鍊細鎖！

秀蓉白：前是鎖、後是鎖、若按呢咱是欲行對叨？

秋昇白：紅塵事留予紅塵客、何必煩惱這呢多！

△二人携手退去

幕後唱：（艍艍雨）

浮生恩怨何能免、堪笑世人多用情；

你無贈來我無還、豈不自在樂安然。

△牡丹手持金瑣片，依舊飲泣！

——全劇終——